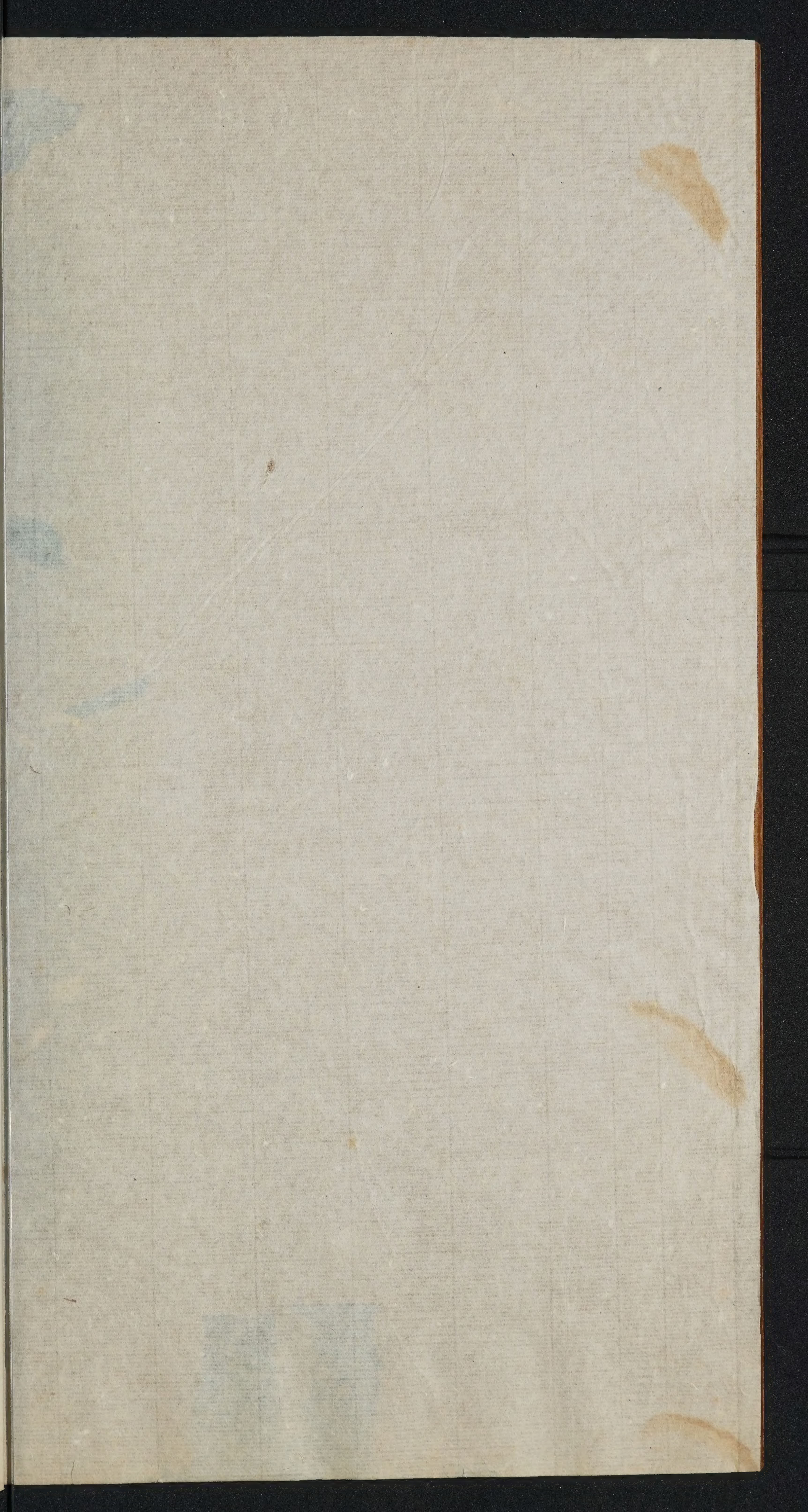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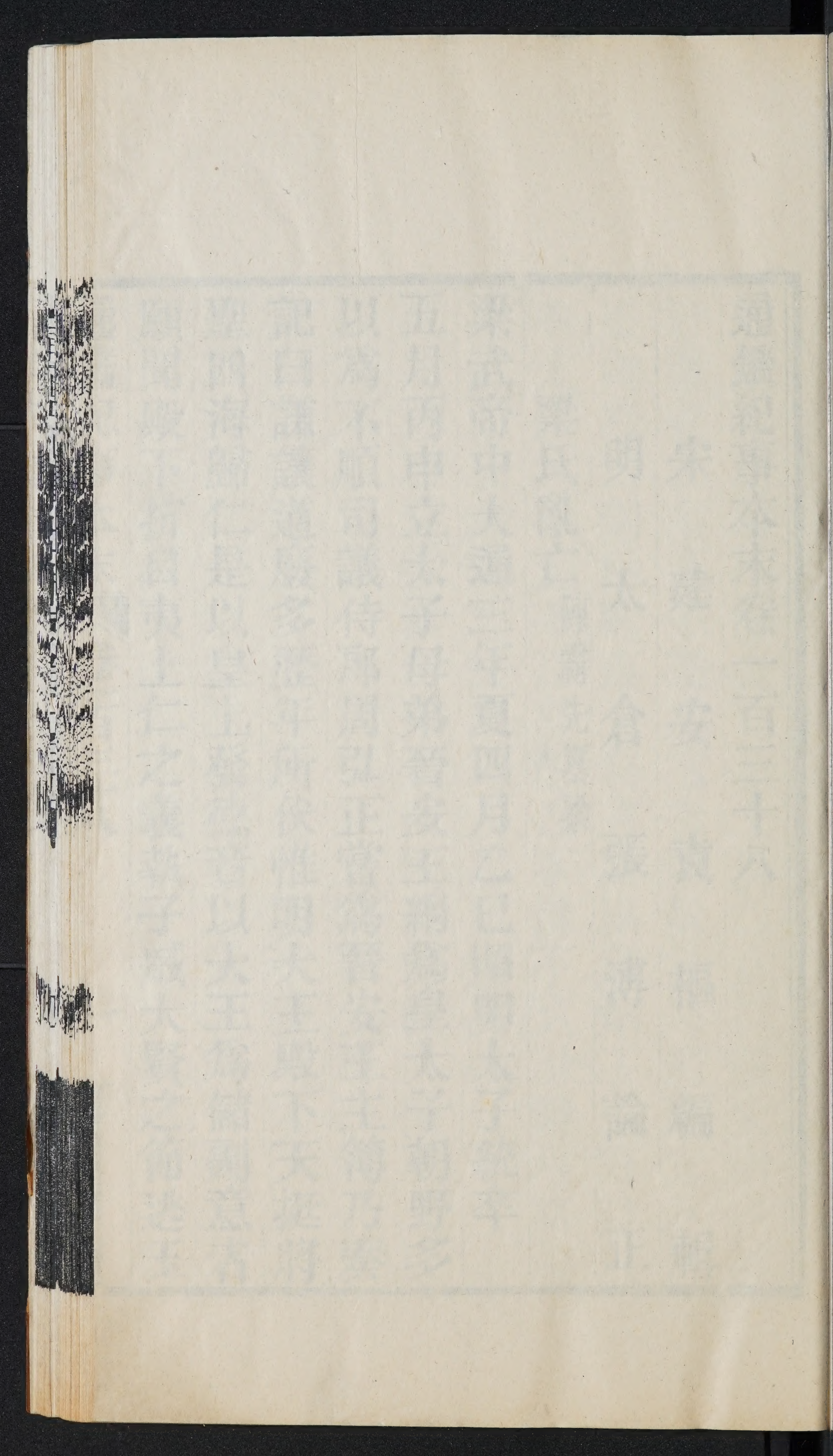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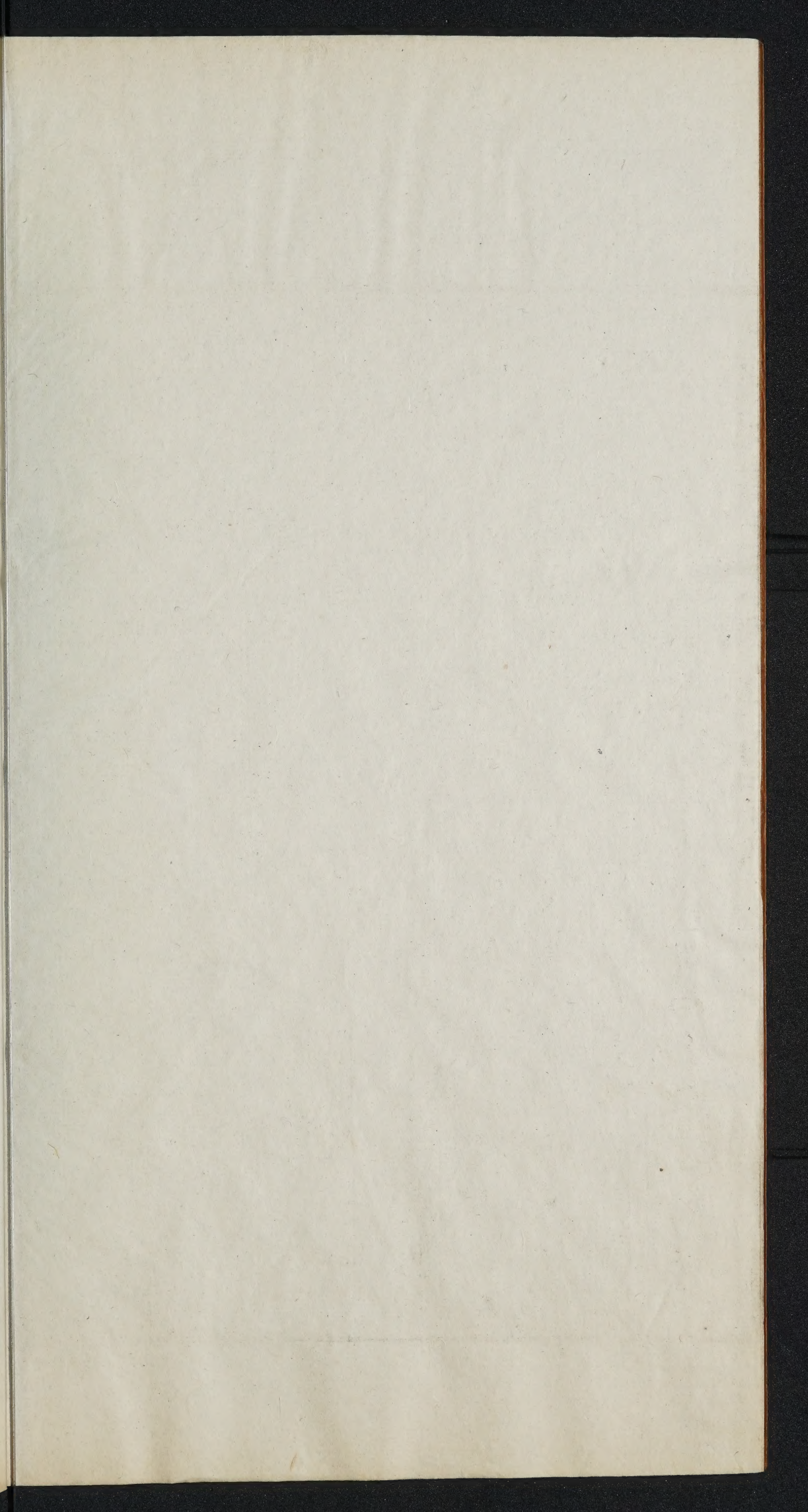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Y8
1873
v.43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五月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爲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歴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爲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

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生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墮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　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爲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爲河東王曲阿公詧爲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

中大同元年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嘗選精兵以衞東宮八月以綸爲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

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上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故用詧兄弟迭爲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太清三年　初上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

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爲所害輕舟夜遁將之
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
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鎭譽自湖
口歸湘州桂陽王慥以荆州督府留軍江陵欲待繹
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
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
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鑿船沈米斬纜自
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慥殺之　湘東王繹之入援
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
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

潜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隄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旣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纘乃與岸結盟着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爲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　夏五月丙辰上殂　辛巳太子卽皇帝位　六月上甲鄕侯韶自建康出犇江陵稱

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　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湘東王世子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　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　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絶久之方蘇卽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擊湘州秋八月己亥鮑泉軍於石槨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九月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

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於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

去詧至襄陽岸犇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　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一月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爲漆椀詧旣與湘東王繹爲敵恐

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鎭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爲質於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鎭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勰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忠以伯符爲鄉導伯符岫之子也　十二月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漴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　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

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幷送質子貿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況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

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
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鎭彊密弟若
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
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
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譽引楊忠來
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卻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
湘旦平暮便卽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
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夏四月
邵陵王綸在郢州以廳事爲正陽殿內外齋閤悉加
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

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斃兄勿深憂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繹以僧辯爲左衞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　六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册命詧爲梁王始建臺置百官　秋七月辛酉梁王

詧入朝於魏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
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
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
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　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
洲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
之遣其子威正侯礩將兵擊之龍虎敗犇於僧辯綸
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
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
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
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

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礩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爲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領軍將軍綸遇鎭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犇武昌潤飲寺僧法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栅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於齊昌遣使請降於齊齊以綸爲梁王岳陽王詧還襄陽　冬十一月甲子南

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爲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十二月邵陵王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佑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而葬之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於江陵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三月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岳陽王詧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

陵詐稱赴援衆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啟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𤄊水待時進軍譽聞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　秋八月侯景廢帝爲晉安王下詔迎豫章王棟壬戌棟即帝位
九月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爲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侯景弑太宗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啟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復上表勸

進湘東王繹不許　己丑豫章王棟禪位於侯景景封棟爲淮陰王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不許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沈豫章王棟於水　夏四月王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衞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　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　齊主使潘樂郭

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溢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眾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衞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陽戍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眾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　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爲王太子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

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温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僞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急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𡶶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爲揚州刺史　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項

詣江陵以昌爲員外散騎常侍頊爲領直　公卿藩鎭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嘉王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戸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鎭揚州秋八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

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懔御史中丞劉㲄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

者左祖左祖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六汗薩帥衆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

冬十月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於鄴王僧辯還建康　十一月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爲之聲援　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

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荆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爲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夏四月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爲司空 五月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主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

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
益六月壬午齊步六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
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
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
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
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
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
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預自引兵
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兵猝至望風退
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

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　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緜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

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丁卯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荆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鎭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

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
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
堊其城門着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
閱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
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
申護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
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
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爲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
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爲之副王公已下各有
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

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嶲州刺史裴畿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祗洹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爲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

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
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
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劒進曰唯斬宗懍
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
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
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
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
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詧鎖之至城下使
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
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

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憯怒命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戸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栅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顗可爲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

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爲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
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幷畿
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
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
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
又以寶劍擊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
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
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
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
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

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頃黄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於烏幔之下甚爲詧所詰辱帝性殘忍

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
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
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
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
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
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
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爲魏人所殺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
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
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

大成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

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
虜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
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
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
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
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
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
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
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
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

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泰皆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　梁王詧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

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
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
柱國等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參掌
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爲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
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爲謀
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諡
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　齊主使清河王
岳將兵攻魏安陸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
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莅舉州降
之長史江夏太守王岷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岳還使

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爲梁王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貞陽侯陷魏事見侯景之亂

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爲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胄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王納於彼國卿

宜部分舟艫迎接今主弁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儻能入朝同奬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法和爲都督荊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莅爲郢州刺史莅弟簉爲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已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故劉芬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於王琳　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禦之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横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

執謀納淵明　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建康

王僧辯遣使奉啟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爲質於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爲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檝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於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

卽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　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鎭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爲震州用龕爲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爲豫章太守　壬子齊王以梁

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爲子頠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爲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爲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爲之

備霸先因是畱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爲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知畱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爲江旰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斫頭邪

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及僧辯卧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頠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廳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頠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

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
霸先深義之以爲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
爲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
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
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
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
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簒逆
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
與梁人盟於歷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
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　杜龕恃王

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日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

截因於城外據水立栅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於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栅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於齊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

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犇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齎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爲大軍至輕舟犇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爲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

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湖墅米三十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湖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栅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甲辰徐嗣徽等攻

冶城栅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栅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令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栅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栅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

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
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
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
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爲質霸先曰今在位
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
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
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鬬也乃以曇朗及永嘉
王莊丹陽尹王沖之子珉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
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
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

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犇還歷
陽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
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
口迎之
太平元年春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
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旰送齊　陳蒨周文育合軍
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
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
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
復擊蒨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蒨

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爲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爲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栅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　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

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　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中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　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

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

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别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

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婫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

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犇至於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啟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爲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九月以陳霸先

爲丞相錄尚書事鎭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以
侯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事見王琳犇齊　秋
八月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
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
陳國置百司　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辛未梁
敬帝禪位於陳　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
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
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
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乙亥王即皇帝位於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爲江陰王梁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永嘉王莊於江南册拜王琳爲梁王相琳奉莊即皇帝位　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爲江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犇齊御史中丞劉仲威奉永嘉王莊犇齊　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寧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三年閏二月後梁主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干戈日

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葬平陵諡曰宣皇帝廟
號中宗太子巋卽皇帝位改元太保
宣帝大建二年冬十月永嘉王莊卒於鄴
十年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於隋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於隋
二年梁主殂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位
禎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王入朝梁王帥其羣臣二
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遣尚
書左僕射高熲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
戶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張溥曰簡文帝大寶初湘東王繹始大舉討侯
景王僧辯守巴丘賊不能拔胡僧祐陸法和縱
兵奮擊任約被擒策皆獨斷不藉人謀景遂誅
死大難殄定可謂非復仇之勇中興之辟哉既
魏師入江陵二十八日即城潰不守作詩四章
哀歌陵樹天子楚囚坐而待死又何憊也湘東
初移檄入援河東岳陽江州郢州應命赴義君
父急難則闔閭之讐中夏盟主則桓文之託鳴
鼓先驅猶恐不及乃頓留武城翶翔不進殺蕭
賁歸江陵豈人情乎岳陽王詧久在襄陽政令

稱治於湘東無纖芥之嫌河東王譽猶是也張纘憸人私怨構釁桂陽王慥無故見殺譽詧不平治師抗刃譽殺方等湘東將王僧辯又殺譽莽卓未誅骨肉先死縱斧伐柯尋禍何巳邵陵王綸尸投江岸豫章王棟兄弟武陵王紀父子橫死水中嚙臂圖土家庭怨氣上薄三光岳陽窮困召寇入室湘東當日所憂在短狐不在長鯨命盡於詧夫已知之矣湘東始攻河東邵陵涕泣致書謂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其言至痛湘東不省八王爭而劉石起叔姪鬭而魏兵入晉

梁覆隕其禍同途令昭明太子在當不若是武
帝年可死而不死昭明不可死而死鹿子之謠
梁亡已兆岳陽憤結於鵲鴿而害延於封豕後
梁局促三君疑天不絕昭明然名雖梁主身猶
魏臣去棲別宮死外邸者又幾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九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侯景之亂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冬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

魯衛書信恆通

二年江安侯圓正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矣　冬十一月益州長史劉好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

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
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繞
節生花紀以爲己瑞夏四月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
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爲竟陵
王圓普爲南譙王圓肅爲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
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
弟怦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
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
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爲反徵謂怦曰以卿舊情

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爲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畜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禮遣之　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

侯搗爲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二年春二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
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
舉兵皆太子圓炤之謀也圓炤時鎭巴東執留使者
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鎭爲景所破紀
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
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
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
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
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督開府儀

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夏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楊法琛求黎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法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

同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迴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迴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迴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迴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炤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圓炤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眾曰敢諫者死

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塡江鐵鎖斷之帝赦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使助法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本爲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　夏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絶鐵鎖陸法和告急相繼上以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法和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衆七千築壘與陸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

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艮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辭疾不

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眾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炤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

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炤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炤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撝及圓肅並爲開府儀同三司

以迴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張溥曰梁武帝八男武陵王紀最少葛修容出也諸子罕登公位紀先啓黃扉邵陵王綸撫枕而歎益州之任帝謂天下方亂唯蜀可免用以處紀旣思念不得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貌委以安壤懷彼朝夕武陵愛子非羣兄比也臺城受圍徐怦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內

銜之後竟懸枰首於市此與湘東殺蕭貢曷異
乎侯景未滅先卽帝位或云太陽門成字武王
紹宗紀師將發江水長六尺黑龍負舟皆天贊
助然王敦袄花天正改年識者已知其不祥紀
學觀占善風角臨埋沙洲乃椎牀歎吒何晚也
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
渾殖財利修甲兵最號强盛侯景旣平東身歸
朝贊助湘東上也還救根本專制一方次也兩
者無處冒昧東進兄肥弟瘦竟不一念豈紀以
湘東性忌蝟方之許卽聽而旋旆未忘聲討乎

然當日地勢蜀居其勝劉備偏霸成都江東許昌兵威不敵湘東亂離之餘自救不給欲加兵益州必不其然紀內惑圓炤進退失據身殉金囊地爲魏有圓滿軀分炤正啖臂二江三峽之悲莫囘上林宣室之怒始歎阿郎計誤饕餮絕屬孺子之言不可信也永安死忠圓炤死逆不幸一也武陵之子不如邵陵賢者擇死以正而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

宋　建安袁樞編輯

明　太倉張溥論正

蕭勃據嶺南

梁武帝太清三年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主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蕭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閤下霸先迎

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冬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疏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泰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

往聞侯景度江卽欲赴援遭値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衆軍因而

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爲廣州刺史勃爲晉州刺史　秋九月曲江侯勃遷居始興

陳高祖永定元年　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歐陽頠爲刺史久之徙頠爲郢州刺史蕭勃留頠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爲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瑒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頠別據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

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頠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歐陽頠等出南康頠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余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黃法𣰋又語法𣰋約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俱進至法𣰋城下曇朗陽敗走法𣰋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於巴山周文育軍少船余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

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衡州刺史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攻孝頃退走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傅泰於建康丞相霸

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　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敗軍中恟懼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夏四月故曲江侯勃主帥蘭敳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敳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爲兩城各居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騎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廣乃以頠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

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　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二年王琳之引兵東下也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爲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法氍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

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爲　夏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於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并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　秋七月高州刺史黃法𣰰吳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九月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

育都督眾軍出豫章討之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法𣰰共討余公颺豫章
太守熊曇朗引兵會之眾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
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
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勱慶分遣主
帥常眾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眾攻周迪及安南將
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
謀殺文育以應眾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
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
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座而併其眾因據

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犇巴山　六月周文育之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勱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犇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建康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𣰋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

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張溥曰蕭勃父景梁武帝從父弟禮寄隆厚越親居揚州整斷稱治兄勵仁孝忠王爲廣州長城勸勔謀誅侯景事不成而死以彼懿親令望賢於諸王勃承戚枝之貴修父兄之德時平守順國難赴敵其職分也賊景煽亂陳霸先舉義入討勃不助師反遏止之霸先兵渡大庾復令譚世遠結蔡路養拒於南野安忍無親亦云甚矣霸先進爵長城蕭勃起兵廣州論者予之以義將以警不臣明天討然勃忍忘武帝寧哀湘

東其所攘袂求鬬者素隙霸先志意不下衡進
蹶張蓂獲一勝若謂其有微子殷墟之悲周人
王城之泣未敢信也歐陽頠言行著嶺表從蘭
欽南征夷獠有大功韋粲平㲈湘衡界五十餘
洞委頠監衡州蘭裕乘臺城內變攻奪啓亂招
頠同事頠責以大義不應霸先入援將至始興
則深自結託其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理審矣元
帝遣王琳代勃爲廣州勃趣始興頠據城不謁
勃襲執之不得已而委質非其本心周文育師
據芊韶頠退泥溪擒送建康霸先禮以上賓授

以征討符節方至嶺南盡平齊人定齊楚人安
楚霸先用人可稱不惑熊曇朗劫盜之長狡獪
變化背侯瑱紿歐陽頠執陳定殺周文育同一
禍機地非淮南而思帝勢異庸蜀而圖王天下
旣亂人盡爲雄繇彼紛紛者言勃行事較正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王琳犇齊陳伐齊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月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為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

塞責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州刺史琳自疑
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
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
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爲湘州刺史又
以廷尉黄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
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讎
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
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刳載腹抽腸以
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出其心向之抃
舞焚其餘骨以黄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

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　十一月湘東王即
皇帝位於江陵　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
口破之道貴犇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
司徒王僧辯右衞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横與宜
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
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
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爲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
辯軍於車輪　陸納夾岸爲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
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

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
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身受矢石拔
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　六月上遣使送王
琳令説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
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
辯不許復送江陵陸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
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
平上復琳官爵　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爲衡州
刺史
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爲廣州刺史上以琳部衆

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閒道先報江陵爲魏人所獲臺城陷帝爲魏人所殺事見梁氏亂亡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詧卽皇帝位於江陵以

莫勇爲武州刺史魏永壽爲巴州刺史　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爲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爲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爲盟主　二月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於王琳　夏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尼法慕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冬十月以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以陳霸先從子曇

朗及永嘉王莊爲質於齊事見梁氏亂亡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王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
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鎭巴州　夏五月侯平
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
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之
結爲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幷獻馴
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沒於魏琳又獻
款於魏以求妻子亦稱臣於梁　秋七月魏太師泰
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於王琳琳遣長史席豁報
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之柩泰許之　八月魏

以王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　九月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　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犇齊齊以爲永州刺史詔徵王琳爲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陁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　三月甲辰以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

夏五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

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冬十月梁敬帝禪位於陳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沈泰引軍犇歸琳引見諸

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鏁繫之置琳所坐艪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爲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虩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

梁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啓追謚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莊以琳爲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朏之孫也 八月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眾軍還癸未眾軍至自大雷 冬十二月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

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合
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爲開府儀同三司 三
月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於齊王琳遣其將
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夏六月丁
酉上不豫丙午殂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
府卿吳郡孫瑒爲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
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爲之
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
徐度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巴

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於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

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於蘆荻

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艋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犇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犇齊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　周軍復至郢州孫瑒士卒皆死戰周人不能克旣而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遣使舉中流之地來降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傖楚更圖進

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琚之壻也請以私屬爲鄉導齊王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犇齊齊王以琳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壽陽

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爲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且請息兵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琳由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㥄之子也　秋七月上遣使聘齊

冬十一月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卯齊王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王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
冬十一月戊戌齊王使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
六年夏六月己巳齊王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天康元年夏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二年春正月癸丑齊王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

之來聘 冬十月齊以梁永嘉王莊爲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

夏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鎭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副也壬午

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黄法𣰰出歴陽　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内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歴陽庚申黄法𣰰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

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侮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

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
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爲左外兵郎中
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
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
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
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
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
無虛發眾軍尤憚之辛酉戰於呂梁將戰吳明徹謂
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
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

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勿輕鬭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卽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槾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

法氍緩之則又拒守法氍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法氍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己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法氍徙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於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沭陽郡並棄城走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　癸亥黃法氍克合州吳明徹進

攻仁州甲子克之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炅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眾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

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
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
廣陵楚子城　冬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
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
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
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
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
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
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
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

書左丞李騊駼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

河以南猶可作一𨕖兹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
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
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丁未齊遣兵萬人至
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齊王以
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
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督豫合等六州
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淯風就壽
陽册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
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
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法

毦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爲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旣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

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

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

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

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藴包

胥之志終遘萇弘之眚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

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不

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

客陵爲之啓上十二月壬辰朔詔琳首皆還其親屬

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間道犇

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

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

張溥曰王琳兵家子以姊妹後宮之寵親近元帝擒宋子仙破侯景杜龕戰功第一西漢衛青因姊子夫事武帝逐匈奴入北封侯尚主位大將軍以琳視之勳勞遠矣元帝性猜忌王僧辯密啓琳罪即徵下吏陸納痛哭願死鬭張載拒王命子珩朝入納冑投戈非平日恩義深相結何以若此元帝棲遲荊鎮不戒西鄰又出琳廣州自遠屏蔽魏師欻至呼援不及裴政叫號城

下西門已潰帝囚烏幔琳攻長沙王亡國破窮
無所歸縞素舉哀傳檄入討蓋元帝君臣之分
明於楚心王琳故君之悲烈於漢祖彼成而此
敗豈非天哉沌口之戰琳乘平輿執鉞而麾擒
侯安都周文育鎖野豬艦中巡軍白水自謂勤
王之師不讓温嶠郎吳明徹淮左良將隕師盜
城僅以身免琳之爲琳可謂勇矣陳師再出齊
人不委琳專兵輒屬尉破胡長孫洪略趨秦州
輕鬬速敗琳亦被擒明徹犇北之將成功壽陽
王琳百戰驍勁反接入建康天乎人乎誰爲爲

之城東斬首野叟懷血朱瑒上書茅智勝等送
柩田橫之客琳猶有人嗚呼猜主怒而不怨孺
子死而不忘求木主於煨燼之餘挈大鼎於重
淵之下自古國家淪喪九死不回如琳者寧有
幾哉史稱琳誠信感物有李將軍風雖然李廣
之遇甚以蘇武之忠予於琳尤有感云



